

宣公  
自元年  
至終

三  
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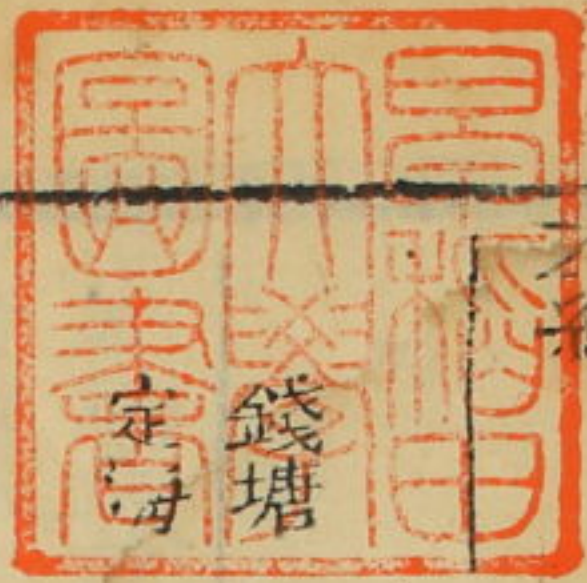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95  
6





117  
195  
6

三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首釋

後 馮李驊天閑增訂

宣公上第十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  
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日宣。在位

十八年

經

癸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議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  
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

春秋三傳

宣公



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於衛

放者受罪黜免者之以遠

○公會齊侯於平州

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齊人不

用師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

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林侵蔡遂伐楚

以見齊霸侵陳遂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棗

林伐鄭

晉師救陳宋四國若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于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棗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

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與大夫會諸侯之辭

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林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

夫○晉人朱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諸侯之卿

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于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

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

凡著解最妙字同而異處分割得清又不費辭也

按成十五年傳詳之

復讀晉僕篇其不為之嗟然而笑乎

此俚語冷火爆熱者想見趙穿碍手不得已而為之矣



納賂推文子，拜成則自行。此襄仲之狡也。亦大寒心在。

此文後半是正叙，前半是原叙。楚以陳宋之受盟於晉也，而侵之。晉以鄭之受盟於楚也，而伐之。本兩開對說，妙將鄭盟推叙于宋陳兩盟之中，便變化不板。

一、侵一伐，兩救適足相當，因解揚乃還。則晉獨弱矣。文子盟晉用輕筆，盟楚獨用重筆，晉不足與一篇，眼目益為不競于楚起本也。

請至伐晉圍焦，穿真所謂弄巧成拙者。此見宣子縱穿漸漸出手做事為桃園之履霜矣。

不肯薄秦于險。正義曰：晉甲與趙穿同罪，放甲而舍穿者，於時趙盾為政，穿見晉君之壻也。而立

晉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

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

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

起下左。兵最多此。晉年法。文十五年十七年。鄭穆公曰：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

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蕞林，以伐鄭也。楚為買救，鄭遇

於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解揚晉大夫。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耶。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

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林秦知其

一作密。

秦水三尋。卷十宣公。三。



註為明年鄭伐宋張本愚謂直為弑君  
篇伏爪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於是晉侯侈趙宣

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

經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

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秦師伐晉皆曰獲例在

林大夫主戰于是始于是凡戰書大夫○秦師伐晉鄭為楚伐宋獲其大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夫晉趙盾與諸侯之

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師人○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

其君夷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

公黑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林靈公弑成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無傳○林匡王

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

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

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

贖而解作迎此以死字作活字用法不必作還字讀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

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夫輅迎倒戟而出

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

此篇敘法極整而變可作兩截讀可作  
三段讀又可作一串讀也兩截讀則上  
半寫華元戰事下半寫華元逃歸事  
上半又分兩弱任俊倒戟而獲半樹與  
人而敗一則失禮違命一則馘國殄民  
皆以君子作歸下半亦分兩弱入門不  
恐叔詳巡功不怒城者一則寬釋在前  
一則舍容在後皆以韻語成文而甲車  
俘馘兵車文馬兩兩相對極其整齊三  
段讀則一串亦在其中首段正叙戰敗  
事次段將戰追叙前事末段宋城附叙  
後事而當以中段為主半樹以私憾悞



國此華元所以見囚非狂俊失禮違命之也雖役人不為解嘲于華元固無傷也此一篇之大旨妙在中段又分兩層上層將戰及戰承上狂俊作對下層將歸既合起下城者作引分明以中段作上下文轉接意法極變而前以狂俊宜禽陪羊斟非人後即以非馬其人陪口衆我寡此即公羊所云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者直為起手一囚字下註解蓋通篇總要出脫華元作宋及楚平張本也經營匠心雋妙層出在作者又見一番游戲筆墨矣

叙狂俊本反陪華元其事却正配羊斟叙羊斟本正陪華元其語又反映役夫都是一脈兩用之筆圍轉真如環無端

嘲其目嘲其腹又嘲其鬚語語絕倒三段都用韻語乃尤妙絕晉人嘲謔頗得此種風致蓋有其一餘皆足以名于時矣三棄甲收上戰敗兩復字收上

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有于耳著于心想問其政令○倒丁老反○按宜音到言例持其

戰而援之出井遂為所殺也補正曰殺敵為果致

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

斟不與及戰曰疇咎之羊子為政疇音猶前日也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

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其羊斟之謂乎殘民

以逞采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正義曰若朱其

尾鼠之類補正丘光庭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

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見叔牂曰子之

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按鄭眾以子

元責羊斟語意與下段寬而容既合而來奔叔牂言

魯合猶宋城華元為植廵功植將主也○植直吏反

役屬其植鄭司農城者謚曰睥其目○睥其腹棄甲而

復睥出目睥大腹棄甲謂亡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

復師○睥戶板反睥音婆



逃歸末句收拾通篇無二筆滲漏妙甚

俞寧世曰元帥被獲賤之詞狂後違命威不立也罕謝報怨德不孚也獲而逃告而入辱矣故未借謹詞以刺元帥者反美元為大度非也此許與鄭見各別兩存以待平心而論者

多鬢之貌。○思如字又西才反賈逵云白頭貌來力知反又如字。來叶整為是。使其驂乘

謂之曰牛則有皮。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那

乃多反。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林縱使有皮言何傷也。按從隨。華元

如丹而漆之使益堅固勿弃之若何。按從隨。華元也言隨你新皮作甲其如無丹漆何似直捷。徐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林註以夫為句言此役夫按夫其猶彼

其只作一句讀。○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

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

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

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

殆將斃矣。競強也鬬椒若敖之族。姑益其疾乃去之。

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于厚斂以彫牆。彫畫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彈徒。宰夫膾熊蹯不

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官屬。○膾音而畚音

本。字書過熟曰膾說文畚蒲器。按正義云過朝以示人令眾懼也。檢國語當是不欲人見故使婦人

分明自己不競却以別人之競為將斃。此諺所謂憂人發積自怕窮者也。

此篇亦錯經以合異也。經書趙盾弑君傳則叙不弑君而書弑君之故以太史語為斷案以夫子語為論定通篇只作三段讀首段猶不改以上詳靈公之不君為趙穿之弑伏線中三段詳宣子之生平預為不弑君伏脈末段乃正寫其不弑君而不免于弑君之名也前案後斷而斷之中又有斷焉以散叙起以整



左縛

斷收叙則層波叠浪。斷則峭壁懸崖。文章之鉅觀也。

寫不君只三筆寫拒諫只四筆而無不盡無不活實甚奇甚

春和太傅

載春出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之耳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

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

力救反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

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能補過

猶不改三筆束上宣子驟諫四字轉下字字筋節

大抵文字主詳賓畧此正法也。有時畧主而反詳賓者。主即于賓中見也。此文中三段詳寫鉏麇三人而宣子之賢自見故并諫亦詳寫在士季甲裏所以成詳賓略主片段而又預為書弒君兩地步也。若前半驟諫寫得詳盡懇到則後書弒君便未免有觸背之病。作文須照顧通局古今大作手亦何以易此哉。

左氏慣用牽上搭下法如宣子驟諫本應上將諫却起下公患攻之本對上賊之而彌明殺之又對下靈輒免之以遂自云也作總結之筆解此伸縮叙置方

對諫作片段

衮不廢矣常服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

之鉏麇音力士鉏仕俱徐云六層意十二字寫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

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氏庭樹補正曰麇秋

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右車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

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嗾素口反服本

春秋左傳

卷之十一宣公

七



變而活。未段以亡不越竟承上未出山而復反不討賊起下使趙穿逆公子尤牽上搭下之至妙者用筆真如環也

尺為藝書傳云犬犬說。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不養士而更闕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以犬為已用。舍於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見靈輒。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翳于計反。餓問其病。靈輒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正義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皆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學經藝當。以此為。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異耳。此段連用之字句。之而為之箠食與肉。箠。鄭註圓曰箠方曰箠。寘諸。囊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

宣子弒而不弒之故暗叙于前不弒而弒之故明斷於後夫子語以董趙並提賓主相形抑揚互用收束緊嚴非此不足以作長篇之結局

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不望。遂自亡也。趙宣子。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奔聞公弒而還。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愛惡。善其為法。

宣子弒而不弒之故暗叙于前不弒而弒之故明斷於後夫子語以董趙並提賓主相形抑揚互用收束緊嚴非此不足以作長篇之結局

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愛惡。善其為法。

宣子弒而不弒之故暗叙于前不弒而弒之故明斷於後夫子語以董趙並提賓主相形抑揚互用收束緊嚴非此不足以作長篇之結局

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愛惡。善其為法。



俞寧世曰篇首不君三事特年少狂放者所為忠臣左右匡之未必不悟然盾正不欲其悟也靈公之立非盾本心彼將援立庶孽當擅其國方欲甚靈公之惡而戾之觀其玩君命于掌握結死士為黨發怒于穿市德于已實可馬昭蕭道成一流非凡弑君比左史據事實陳而罪狀昭然運筆比于然犀矣

受。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

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周語言成公生其母夢神規其髻以黑

日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晉世家成公母周女也壬申朝於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

明傳文無較側。較音角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詛盟誓。正義曰為奚齊卓子以庶篡適

晉國創其為亂不用復畜公子故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若如服虔驪姬身為此詛姬死便應復常何有文襄之霸踵之至今乎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惟有悼公之弟揚于悼公之子愆見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之外更無其人其由通於六卿

不被任用故耳。按二五編傳曰羣公子在郢戰韓

傳曰穆姬屬惠公盡納羣公子則服說自確文襄或除其禁後復為六卿所銅未可知也。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掌教公之

子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宦仕也為置田。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

邑以為公族大夫。餘子之政王教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晉於

大夫適妻之次子。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

母弟趙姬之。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微君

中子屏季也。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

為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三項以公族為主看其用筆詳略輕重之法



左傳

從無公族說來。凡三篇公族而結之以為公族大夫章法與下拜為相似。

按僖三十二年杜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曰郊祀盟祭。孫之羊謂祭泰山河海鄭玄謂淮海皆晉遠服虔以為分野之星國之山川杜注從之降事魯地其祭至事之神也。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

旄車公行之官。盾本鄉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旄一作本。作軛。

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

為衰之適。正義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君姬氏之愛子故。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

牛不稱牲。未十日。

○葬匡王。

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

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

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再與文同盟。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無傳。

僖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取其吉者郊不可。

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正。望郊之屬。

義鄭註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也。

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鄭鄭地為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

雒水出上雒冢。

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

示欲偪周取天下。林鼎禹對曰。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寶。

三精

此篇是議論中極有主腦文字。劈頭提出德又從德推出天使他問心不過又誇口不來語語峻厲真足以襯奸雄之魄而消窺伺之萌矣。特特問鼎便滿肚注意在鼎開口却說個不在鼎已是使之爽然自失及至言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十



德言天而歸于鼎之未可問却又未嘗不在鼎也真縱橫如意之文

單從本朝說起若無襯托若平叙三代又不見間架文從鑄鼎說到定鼎定鼎是主鑄鼎亦實中主都用詳筆中間兩寫遷鼎而于商只著載祀六百四字獨用略筆轉通圖繁既有襯托又有間架尤妙在將德字輕重大小字橫空獨發為一篇之警策恰與起結三處相配作章法似此結構誠哉巧奪天工

圖圖問個大小輕重却從大小分出輕重洗刷精妙起處四字摠說中從大側到輕重結便單收輕重絕妙脫卸法唐云讀此視國策顏率欺齊篇便小樣可為知言

事已見前只補出曹師伐宋為今秋米師圍曹緣起然將前文對看其順逆賓主又各不同蓋前重在司城此重在武氏故耳

左肅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可見有德而後有鼎遠方圖物圖畫山川

奇異之物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先透天字民無災害則上下和

而受天祐桀有昏德罔遷於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爾雅云商曰祀唐

年夏曰歲虞曰載用日商紂暴虐罔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

也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底致成王定聞於郊廓郊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反廓音辱十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正義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十

也數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

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

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七



記鄭穆公卒極尋常事却從他生之所  
以然直叙到死之所以然筆筆從蘭字  
生情夢蘭御蘭微蘭各蘭列蘭連寫數  
蘭字事奇而文妙左氏慣于極纖悉事  
寫得極風致有色澤如此文真清麗之  
作也

中間詳叙不立彼而立此之故都暗對  
上賤妾二字著筆看他多許人多許事

叙得如許簡潔 單句提單句結中兩  
句對小小自成片段  
王或庵口追叙羣公子不立極妙既見  
天意有屬夢蘭非証又將上下文隔斷  
有橫峯側嶺之奇  
前後凡七寫蘭字筆情紛郁中於一奔  
一立亦兩點公子蘭以映帶之不令冷  
落也

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燕姓夢天

使與已蘭蘭香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以是

為而子以蘭為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

愛之如蘭媚于冀反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

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亭懼將不見信故欲

數月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

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

出出奔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使盜殺子

成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

楚人醜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又娶於蘇生子瑕子

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

鄭大 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

夫 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姓宜為姬配

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姑姓之女為后稷妃今公

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



叙到立之以與晉平便接入有疾作收句作史最要辣手割愛否則語不可了矣

起處鄭穆公卒不過點經語耳讀至結句不語于極平常點題中弄出極絢爛文字真文無定格隨手可造所謂春雨有五色酒來花旋成也那得不推為化工即于自己口中作首尾呼應結構又別一格

孫執升曰此記卒也顧言其始生奇矣忽入夢驚事其奇源源本本說到后稷吉人更奇對蘭而卒大奇明是鄭穆公一篇外傳

平國以禮不以亂一句提明下六句三轉順承亂字倒煞禮字平字居中作關紐只因添出治字件說便覺筆端紛紜其實脈絡一絲不亂也

趙盾以不討賊書弒君今子家懼譖而從則直與於亂矣曰權不足曰仁而不武只說成一膽小無決斷人相似要之只是讀者胸中都有執訊一篇妙文故稍寬之耳其寔李代桃僵匪朝伊夕觀其叙將見則曰子公與子家謀先則曰子公與子家食指動則以示子家公問之則子家以告乃至入見解釐直描一

可以元寵元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

吾所以生也對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與于鄭天所啓也

四年春五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邾音

秦伯稽卒無傳未同盟。林夏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

齊公至自齊無傳言於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鼈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正義曰五指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

指也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曉鹽指也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醢相視



句。曰。相。視。而。笑。寫。得。子。公。子。家。竟。是。一。個人。反。諷。懼。從。固。其。所。也。篇。中。步。步。寫。其。入。神。之。筆。

悼。殺。則。固。可。殺。矣。此。君。子。畜。直。助。之。辭。屬。以。須。耳。語。獄。首。惡。亦。何。說。之。辭。

唐。錫。周。曰。禍。胎。于。子。公。然。子。家。寔。蒙。首。惡。篇。中。極。似。詳。叙。子。公。却。是。陪。筆。極。似。帶。叙。子。家。却。是。正。筆。史。家。立。言。固。自。有。法。

後半詳寫子良讓國存宗。句句知明處。當特描一仁而武。樣于為權不足者。作反映之筆也。否則前後文意不屬矣。胸中若存得則亦皆亡四個字便仁且武。而權亦足矣。何至利害惶惑卒為亂賊之歸乎。弑君何等樣事。看他猶也。而况也。乎也。說得文揚揚。今子良讓國存宗。斬斬却用四則字何等決斷對寫妙絕。

此篇傳滅若敖氏。却以子文為王。蓋越取之滅子文。料之于前。克黃之復子文。遺之于後也。看其處處提掇子文。聯絡入妙。通篇都以奇語結撰而成。起處野

君和之作

而笑公問之。問所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鼂名子公而

弗與也。欲使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畜許又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

之。譖子家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

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君子曰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凡弑

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

所其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

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

之備。鄭人立子良。穆公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襄公將去穆氏

兄弟而舍子良。以其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

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乃舍之皆為

大夫。太過何不別其賢者而考取之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破人語子文子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之子孫



心之謔鬼餒之泣。中幅三矢。稱二之講。末段虎乳之目。命名之改。奇情絡繹。應接不暇。又換一筆。畢矣。

起手一段。便立一篇之局。記越。取初生之家。即為前半。蓋若敖氏。伏筆記子文。將死之言。即為後半。改命曰生。伏筆妙在必殺之。揭下分兩層。狀聲。就外而說。野心。就裡而說。大感。揭下。亦分兩層。進行向生者。說餒而向死者。說而各點。若敖氏三字。前二字為遂。滅若敖氏。作倒喝。後三字為改命。曰生。作反喝。參差。歷落。中仍自片段。整齊。脈絡。精細。是何等手法。

兩殺之一弗受。兩射。都寫他狼子野心。處。然重在攻王射王。故以遂字作轉下。亦以遂滅應之。段落明畫。

一筆結應。起處第一層以下。當直接子文之孫。微尹云云。矣。重又倒叙此段前。

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

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

及於難。林言知政無待。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

鬼不其餒而。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

之子。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

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子越又惡之。賈

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羸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羸野。將攻王。王以三

楚邑。圍魚呂。反轅音遼。

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王。又成穆。師於漳澨。漳澨。水邊。此二字。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澨。臯澨。楚地。○澨。

伯棼射王。沃盥及鼓。附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輈。汰。過。

也。箭過車輈上。丁寧。鉦也。○汰。他來反。輈。陟。韻。反。踰。芳。扶反。著。直。畧反。按。汰。正字。通。他。蓋。切。又射。

沃盥。以貫笠。鼓。立。以禦寒暑。名曰笠。鼓。此言箭過車

輈。及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

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正義曰。以此。鼓。而進。疆軍人之心也。

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國名。生鬬伯比。若敖



左繡

為若教氏作註脚後為改命曰生作緣起也而開穀於苑特表所生之異與狼子野心相映成趣不虎乳者反以野心滅宗乳于虎者獨以勸善當後分明人百獸心獸面人心之別蓋天生奇事成此奇文者矣左氏最是倒叙處現文法之變文情之濃

從子良生越椒點一生字後半忽叙到若敖生伯比又叙到伯比生子文層層為著末一生字作引絕世文情王或庵曰常觀畫師樹七同其二或曰樹七耳何必同畫師曰天地生物無心有氣無心安得數武地而七株恰七樣也有氣又安得數武地而七株不同其一二也余嘆曰有是哉天道不處處同

又不處處俱不同處處同無變化處處俱不同無血脈文章于參差出沒極不同之中雜之一二極相同之處非此道乎此文前以熊虎豺狼起後以虎乳於苑映便是此法

四節連讀首節高固止公請叔姬作一總提次節結應公如齊三節雙點高固

春秋左傳

卷十

三

卒從其母畜於邾也。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

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虎雲夢城。○夢音蒙又亡貢反。

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

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苑故命之曰鬬穀於苑以其

女妻伯比。伯比所實為令尹子文。關氏始自子其孫

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

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

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

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言其更生。後地可無餘矣。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丁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

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

日公不與小飲。○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楚人伐

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強成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三



叔姬用明末節雙結用暗而揔以四也  
字詩脚作章法若分四段讀之都不見  
其妙耳  
次節書過不言其事已見于首節也  
末節反馬不言其人已見于三節也  
四節又可作兩對讀

上三條都明點經文此忽節去七字伸  
縮有法

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  
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于廟

行飲至之禮故書以  
示過○厭于涉反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

自逆也

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  
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于莊二

十七年發例者嫌見  
逼而成昏因明之

○冬來反馬也

禮送女而西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  
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

故經傳具  
見以示譏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為明年  
晉衛侵

陳  
傳

經<sub>戊午</sub>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

月螽<sub>無</sub>○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於齊

子服周  
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邢丘今河  
內平臯縣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

驕則數戰  
為民所疾

以盈其貫將可殪

天子求后不似高大夫之用強媒也

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八字中有兩大段  
文字在此只是簡要之亦左氏用熟之



筆法也。諺所謂惡貫滿盈者。當本于此。

也。殫盡也。貫猶習也。○殫于計反。正義曰。盈其貫者。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據尚書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非。周書曰。殫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

盡滅。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於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

張本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伯廖。大夫。

告人曰。無德而會。其在周易。豐三三。離下震。之離三。上豐。

此等便為度詞濫觴。似此用經。最輕而雋也。

三。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終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

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蔀。步口反。闕。苦規反。闐。苦鳩反。弗過。

之矣。不過三年。閉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

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大旱。無。傳。

書。旱而不書。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雩。無功。或不雩。

於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



八春秋以來書及書會屢矣至此始發劍者東萊本齊屬國與魯風馬牛而會以伐之故特明其不與謀也以此見左氏作傳行雲流水不似後人印板套頭生活

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

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

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林子公

故謀從晉以求媚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

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欺者尊卑之別也

○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

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

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至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與祭同日畧書有事祭也仲遂卒

事為釋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閉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

地書○壬午猶釋萬入去籥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實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

厚賈朝聘而薄責君一事連書言顯之哀可睹矣兩兩相形意在言表



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戊子。夫人

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自狄伐秦。林白狄。始見經。○楚人滅

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冬十

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

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楚。晉人

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也。由謀開也。今謂之細作。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補正。羅泌云。僖三年徐取

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為一國名。傅氏以為蓋群舒之一也。楚子疆之。正其界也。

及滑。滑。滑水。名也。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吳越

從服。

○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

趙朔佐下軍。朔。晉之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晉童怨郤氏張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葛。記禮變之所由。葛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

此等處傳反略于經。亦以聖經語簡意足。無容復贅。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豈左氏亦有不經意之作哉。

一語為後半部吳越許多情事作引。不獨見楚強而已。天運人事大都循環。衛伏齊桓方盛。晉勢已昌。晉文正興。秦楚已嚴。今楚莊南霸。而吳越已駸駸乎萌蘗其間矣。可懼哉。可思哉。

因早而易麻。因雨而蕞。皆禮之權也。一則斷其為禮。又引禮以解之。而一則

異

晉語遂成齊諧



不置一辭蓋遲延不失禮之常易麻遂為禮之變也文以載道用筆詳略所係之重如此奈何苟焉讀之

于鄒子陳兩寫取成而還而楚霸成矣

備火葬則以下兩不克葬禮也禮上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城平陽書時也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疆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

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林取言公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八月滕

子卒未同盟○林昭○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會於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

卒於扈卒于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林成公卒子景公孺立○冬

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林

圍滕林滕恃晉而宋圍滕以見晉霸之衰也○楚子伐鄭○晉郤缺帥

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

貴而書名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名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益

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不聘則微辭以動之來聘則厚賄以懷之周家恩厚固基其本流乃至于此



三節寫成一串不費辭而了了

靈公三個人是多碎者洩治一個人是立辟者再將四個摠寫一遍而以孔子引詩斷之恰結上二層章法見成之極

寫猥褻事筆法甚簡而潔一涉穢濃便入神官家數俗不可醫矣

晉問事者前有洩治後有國佐危行言孫始指此等而言耶

其事在前其文在後此處忽然著此一筆亦奇

子良知之而無解于國災一人之憂不敵國人之喜也惜哉晉救鄭而鄭獨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

○會於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

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於扈乃

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

戲於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鄧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袒如乙汝栗二反洩

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

之納藏袒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

禁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

治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多辟匹亦反立

辟婢亦反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林柳林鄭地國人皆喜唯

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



左編  
敗楚師不但楚怒亦晉所不樂也况在  
已又無持勝之策乎子良之憂所包者  
廣矣

有楚子入  
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

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

不書朔來公如齊因受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

齊崔氏出奔衛齊畧見舉族出因○公如齊林公朝

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

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林靈公弑子成公于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無傳歸父○晉人宋人襄仲之子

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

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林周聘止此○公孫歸父帥

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林宣公

書其人自伐杞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

凡伐皆不書公○大水○季孫行父如齊○林宣公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莖成君

使也○林齊魯○饑○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故稱君命

之交自是疎矣○楚子伐鄭○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

故齊年朝



崔杼之逐特恨其不終耳然在此時固無可罪者此即不逆其將來之意

曰守臣某則固當告以名矣曰崔氏雖見無罪于禮亦有闕書法固兼此兩意

只註兩字而詭異聲情不啻自其口出妙筆正不在多

前篇寫其事此寫其言前三人合寫此分寫蓋其淫愈彰其戲愈甚直書出他肆無忌憚來不如此不足以死云也以君為主故對寫中有輕重筆法在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高國

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杵音杵

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放

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失守宗廟

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思好不接

故亦不告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不堪

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

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女音汝公出自其廐射而

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卿復

○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諸侯之師伐鄭取成

而還爾耳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于劉

宣公

宣公



○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於齊齊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

報聘報文子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

下蔡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

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葬禮收葬幽公

諡之曰靈林靈公初諡幽公葬不如禮故改葬正義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觀此則幽公之亂直公子宋歸獄于歸生耳歸生為宋成濟矣不討罪于生前而鄧棺于死後亦掩耳盜鈴而已前未得晉平則以相會者免弒君之討今既得晉成則以斲棺者謝弒君之名蓋居然自正已伏背晉從楚之根矣寫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

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林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

楚莊以楚莊以○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秋晉侯會狄

於欒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欒函狄地○欒才端反函音咸○林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攷

攷於羣狄至往不言楚會焉晉卑甚矣○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子而稱

人討賊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丁亥楚子入陳辭也

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林楚人國書得始此先書殺後書入于楚以討賊之義也不以利陳累莊

也王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

子公孫甚狡黠



一筆寫盡末世效尤心腸口角又可見當時只論兵力于懷遠以德伐原示信者直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嘆也

詳城沂事却著侵宋待鄭兩筆于首見令尹之獨斷無失也最是襯托妙法極表孫叔之能乃楚莊之所賴以成霸功者耳

三句摠提慮事虛量功命口乃所謂慮事也兩項又不平中八句應量功三句

句應命口未句摠結極簡老文字其詳畧伸縮變化有法如此

晉內結強援于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于時陳成公播蕩于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鄭鄭楚地令

尹為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獵力涉反世本以艾獵為叔敖之兄非使

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慮一音力於反廣雅云無慮都邑也正義

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以授司

徒司徒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榦也

正義曰板在兩旁鄣土者榦榦之兩頭立木平之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

器正義築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

行具餼糧餼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

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得机

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

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於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



抽一勤字。分出得失兩項。又引古抉進一步。極小文字。筆意無不周到。收勤字。又找德字。聲裏有法。句句為求字解嘲耳。却自說得好聽。

此是左氏第一首諷諫文字。明主可以埋奪。然最苦是者。實說道理。非板即腐。聽之使人瞌睡。欲落床。如此文。若只講討名舍歸之失反之之得。亦有何味。看他全借譬喻。發弄。生姿。作態。風趣無窮。此為諷諫之上乘。國策之開山。前人稱莊周善為諷諫。譬之說。似此筆妙。恐漆園亦走且僵也。兩喻雋妙。不必言妙。在前後兩問。兩答。都作一波一折。風致以一色筆墨合成。

一片章法。好議論。又須好襯托。耳。

楚子縣陳。是一件極便宜事。却不知為世口實。正在于此。起手陳人無動。儼然無畏。寧爾口氣。讓諸栗門。居然聲罪。致討。作為皆是。特寫作堂堂正正。為下文因字一笑也。絕妙。

前段從正意引入。又將正意申說。後段只將喻意一點。便往正意已盡于前也。用筆伸縮。入化。接落乃復。封陳寫解。頗會心神。理吹毫欲活矣。

大夫欲名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字。宥。下。活。勤。則。功。繼。之。補。正。言。往。而。會。狄。詩。曰。

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正。義。曰。氏。猶。言。家。也。遂。入。陳。

殺夏徵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

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

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猶。不。書。隨。而。傳。云。使。隨。人。守。舟。蓋。楚。私。屬。不。以。告。耳。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林。言。尚。可。有。辭。以。自。解。乎。先。作。揚。猶。言。這。不。

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而。奪。蹊。徑。也。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

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

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唐錫周曰。喻者愈也。謂其較勝于正意。視此得正意。雖也。若喻意不如正意。不如無喻矣。○伐陳入陳縣陳封陳。細針密縫。不走一絲。

厲之役。前不正。後則逐處提撥。寫來與東雲見。鱗西雲見。瓜相似。亦左氏之變調也。連下文作一篇讀。逃歸伏下。肉袒。句未得志。伏下。懷怒。句受盟。伏下。入盟。微事。伏下。不能事。改事。君無一聞。筆。

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于懷。乃復而還之。為愈于不還。○儕。仕皆反。輩也。

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正義曰。此只輕筆。

討夏氏。鄉取一人歸楚。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

儀行父於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計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楚人伐鄭。取平而還也。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微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十。

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殺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殺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左傳卷十



春日訪

芙蓉館即事

元亨子淳風貫古今

高松繁茂秀文林

芙蓉白雪映千古

相見杯中聽翠禽

，松子拜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演  
翼孫念詒 校輯  
元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馮李驊天閑增訂

宣公下第十一

經甲 十有二年春。薨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十一月。然後得薨。楚

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

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地。邲扶必反。一音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

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正義曰。此年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傳稱師人多寒。十一月今之。

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同盟於清丘。晉衛昔盟。故大夫稱人。宋華叔承。羣偽之言。以談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叔會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宋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為盟也。書法如惡曹鹿上中。國又無。○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昔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於大宮。臨。與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告。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陴音皮。僻。普計反。倪音詣。正義曰。俾倪者。看視之名。釋名云。城上垣曰陴。于其孔中。俾倪非常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月。唐云。八字。析景人。妙。事。涉。至此。國。誰。之。國。也。塗方九軌。日遠。說文作。道。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龜。

鄭伯肉袒。率年以逆。肉袒。率年。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代。下。改。事。○所。祐。○所。祐。○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爾事接連。皆為鄭戰。作引。陳。既。復。封。廬。了。別。人。一。篇。妙。文。

妙在字字有趣。鄭入許。平。虧。了。自己。一。篇。妙。文。妙。在。字。字。可。憐。筆。端。變。化。真。如。如。何。之。樹。隱。刀。收。味。也。

許平全以下人為主。下人不但指肉袒。瘡。手。看。他。一。篇。之。中。低。頭。伏。罪。仰。面。乞。憐。寫。得。情。辭。悽。惻。悲。鳴。動。聽。楚。莊。英。雄。不。覺。入。其。元。中。矣。

以一唯命。領兩唯命。先將俘。臧兩項。說。然。已。自。死。心。塌。地。然。後。將。若。字。一。轉。輕。輕。說。固。使。改。事。君。却。又。以。非。所。敢。望。連。性。維。生。不。作。十。分。希。冀。而。聞。者。自。為。之。平。心。解。頰。文。到。至。處。哀。樂。皆。能。感。人。連。讀。兩。篇。致。殊。各。別。其。詠。陶。諧。舞。則。自。一。耳。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憲顧前好。○盟誓之好。○微福。



結用三疊調配上三唯命章法最勻

此自城濮後又一首叙戰大文也洋洋  
經緯只作三大截讀自起至必長晉國  
是未戰前事楚少師至宵濟是將戰正  
戰時事末段是既戰後事通篇叙議兼  
行而前後著力在議論中間著力在叙  
事議論用整片筆法叙事用錯綜筆法  
提之晉為主而以楚對寫夾寫其間鄭  
則時作穿插點綴遂令花團錦簇無妙

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

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

正義曰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

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祀楚故使改事君夷於九

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

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

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

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

年滅庸凡十一國燕氏沈氏以為權是小國庸先屬

楚自外為九也按此說亦未確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豈止於此况誰非小國誰非先屬何必權庸愚意

不過遂言此于楚九縣耳若從滅國說來與不泯其

社稷不合補正傅氏亦云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

比之服事恭謹如其屬邑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禮鄭○潘阝入盟子良出質潘阝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幾音冀一篇以鄭起以鄭結○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為完整以見此一審之敗乃謀之不臧非官之不

服虔云食采于蕪正義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卻缺將

盾為政將中軍代卻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

士會代將上軍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樂書佐之樂盾之子趙朔將下軍樂

代趙朔

嬰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三



左繡

不臻也

首段又分四節除整叙軍帥外都層層  
項接首桓子欲還士會極言其宜退次  
先穀中軍佐濟荀首極論其師始次韓  
厥分惡濟師伍參勸王君勿逃臣次鄭  
使如晉請承樂書指破鄭以我上而以  
荀首斷同括趙朔斷樂伯結之大其前  
重隨武論晉帥宜歸後重樂武論鄭使  
難信而中間夾寫楚北師鄭如晉一承  
上一起下分明以二武之論包絡而頭  
也章法絕佳

噴之文  
未及只分兩節文本以晉為主而為救  
鄭敵敵楚一節寫楚告成從對面作收  
筆一節寫鄭弭亂從來孤作收筆不收  
晉而晉在其中與韓原之斷先君同是  
別行一路之法但面貌各別耳然而匪  
藝所思矣

看來城濮篇善用開法見縱擒之奇此  
篇善用轉法見頓折之妙起手本為救  
鄭出師而聞楚及鄭平一轉而桓子欲  
還士會昌言楚歸而動二轉而莊子以  
中軍佐濟荀首明指此師之殆韓厥欲  
分惡同罪三轉而師遂濟濟師則竟與  
楚遇矣而楚圍晉濟四轉而王欲還伍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齊皆趙盾

異母弟

大夫

趙同趙嬰兄

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也勦初交

子小二反

會聞用師觀費而動

隙故得

為罪也

伐為有罪

不為有禮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

政有經矣

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矣

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轅左追尋

陳以轅

為主

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日時楚

後勁

言楚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百官

宣公

四

至戰時却只寫一桓子與楚擊救三軍後只見一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

韓厥為司馬

及河聞鄭既及

桓子林

隨武子曰善

費罪也服云間也正義曰今

人謂瓦裂龜裂皆為費既有間

言

征

下四字分承此二字抱承妙在總承後又

君無怨言

荆尸而舉

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

車日乘

事不好

宰令尹為

軍行右

救孫叔敖

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

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收乘轅楚

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闕伏者

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

中權

補正傳氏曰

百官

宣公

四



參欲戰令尹弗欲五轉而王告北轅次  
管以待如其言晉必敗楚必勝矣六轉  
而鄭使如師子必許如其言又楚必  
敗晉必勝矣七轉而晉極論楚不可  
克鄭不可從則二武之見始終一轍萬  
無決戰之理于是楚如晉而曰豈敢求  
罪于晉晉對楚而曰豈敢辱侯人乎明  
漸打和苟難子憎趙括更對而楚  
子求成晉人許盟以于戈至者竟可以  
揖讓歸幾疑何緣復合看他索性  
將盟有日矣竭力一縱忽然再轉變過  
來八轉而樂伯致師晉人逐之然絕矣  
止而免矣九轉而魏錡請戰楚人逐之  
然潘黨亦命去之矣十轉而趙盾召盟  
楚王逐之然甲裳雖失亦棄車而走林  
矣此時晉非有備楚非有備師游戲

勢在得已乃十一轉而晉懼挑釁輒車  
逆矣十二轉而楚懼陷陳進帥矣晉  
不一而足敗立決使讀者亦出于意外  
而行文轉變亦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未已也十三轉而先寫左拒逐上軍脫  
扁拔施反以數奔請大國十四轉而補  
寫右拒逐下軍抽矢納房幸以入子載  
八遺諸將敗著唯此差人意見而卒無  
如齊濟有聲之竟以敗歸何也十五轉  
而楚告成功一邊寫得先彩一邊分覺  
敗壞不堪十六轉而鄭殺情亂一邊寫  
得精明一邊愈見優柔不斷摠之未戰  
前作許多轉變如疊嶂層巒既戰後作  
許多轉變如幽溪別浦放翁山重水複  
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必有此步  
步引入入勝也豈非絕世奇文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  
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

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洎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洎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  
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者昧也者致也致  
而後取之洎音酌鑠舒若反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  
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彘子曰不  
可彘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  
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知莊



通篇雖分三太截十六轉看其實以盟  
有日矣句為一大關鍵乃通身轉板處  
也自桓子欲還至晉人許成中間雖作  
幾番頓折却已首尾一串自此以後便  
筆筆作戰閉之勢你來我往你往我來  
遂至不可收拾而摠此一筆為之條忽  
幻化也吾擬以分風劈流不知許大神  
力楚之懷許晉之受欺勝敗全伏于  
此四字中文即以此作通身樞紐奇絕  
文要步步聯絡如士會觀寡而動接林  
父楚歸而動說下先毅不可接士會可  
也說下荀首此師殆哉接先毅成師以  
出韓厥四罪接荀首必有大咎說下以  
後步步卸卸皆此一法  
文要各成片段如楚子北師作提筆下

更以南嶺北轅點綴映發而次源次管  
冷作首尾其餘自士會觀寡而動以至  
楚子不為京觀全篇結構分之皆可作  
一首小文讀也  
文要兩兩相對北師段叙楚三軍與叙  
晉三軍對飲馬于河與及河對面晉師  
既濟王欲還與桓子語對令君語與隨  
武語對伍參語與桓子語對南轅與中  
軍佐濟對言于王與知莊語對改乘轅  
與韓賦語對次管以待與師遂濟對  
華評云爾蓋如此則夾叙處方令上下  
有情也

卷之二

子曰此師殆哉

莊子荀首

周易有之在師三三

坎下坤上師

臨三三

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初六爻

辭律法

林凡執事之人

順成為臧逆為否

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

不臧

衆散為弱

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

川壅為澤

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

是川

有律以如已也

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

為川則壅是失法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竭敗也坎變為兌是

法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

敗

正傳氏曰將師之貴于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

天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

不行之謂臨

為澤乃成臨卦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變

澤不行之物

子之違命果遇必敗

遇彘子尸之禍 雖免而歸必

亦不可行

有大咎

為明年晉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

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

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令鄭屬楚故曰失屬 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

捷成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

三軍皆敗則六卿同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

罪不得獨責元帥

鄭

卷之二

宣公

六



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沈音審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韻語韻事寫得目無晉人甚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

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

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

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風起與舟中之指大川數奔等前後相映成章法回車南鄉旆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懷不仁未肯用命中透出晉之必敗又于楚人口中透出後文人局其三日者專行不獲懷恨欲專

行而聽而無上眾誰適從已于前略一聽疑子趙同趙括則為此

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

濟來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郟二山在熒陽縣西北亦作小歌再叙晉師遙接師遂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

必敗疑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

武子武都從楚不可勝說人而筆意金別故妙不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春秋左傳

卷二

七

夾叙鄭使一段前顧救鄭後照分鄭乃此文一篇之脈絡

一段歷落生動重重疊疊直寫出楚君一團精神末文亦精神百倍于字只



左續  
作虛字連下之筆不必解作曰字上兩  
疊用于字下兩疊便一用以字一用曰  
字變換可見其君作領筆却以在軍作  
對兩無日不討兩訓之一申傲之一為  
之長短參差中自有整齊之法在

文要賓主互用此篇寫晉敗于邲當以  
晉為主而作則剛愎不仁帥亦師無成  
命楚則莊為君敖為臣連變人亦都是  
好帮手晉豈得而敵之故文于前半詳  
叙晉夾叙楚而楚之勝勢已奕奕于晉  
人口中中間晉楚連寫而筆意已漸注  
于楚至末便純寫楚于深得止戈為武  
之意直與起士會錄書語相應前則由  
主入賓中則賓主對寫末則反賓為主  
章法神化無迹非後賢所能彷彿也

卷之二

訓之則復矣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怠也亦只申說上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于勝

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筆

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筆路柴車

為若敖若敖卒于霄敖立霄敖卒于熊煦立是為蚡

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按杜註文十六年

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筆路以荆竹編車藍

縷破藍藍然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驕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

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補正傳氏曰廣楚

故名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

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補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

法而為廣廣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序次也正義曰內官親近王以待不虞

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亦以也字師叔楚

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楚

春秋左傳 卷之七 宣公 八



一大段後更作三小段以伴之濃淡相間最有章法

以上是議論以下是叙事都兩邊兼此一節却兩兩作放開之局如山之過

映處文氣賴此一寬也

人所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

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魏子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氏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也

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

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往來于鄭唯成穆耳莊王

成王孫穆王子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三子無淹久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豈敢辱候人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大國之迹於鄭

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楚許

軍旅匆忙中忽著許多辭令此與下兩

歎屢皆是絕妙好辭

葉水心曰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內地而

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解晉甘其說

而弗自定此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

至遂不能支求為河曲之交綏豈可得

也

盟有日矣通身關鍵前文只點六月此

處點一日字下文便點出乙卯戰日并

人所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

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魏子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氏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也

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

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往來于鄭唯成穆耳莊王

成王孫穆王子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三子無淹久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豈敢辱候人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大國之迹於鄭

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楚許



後文日中日入夜字晉字皆字都從此而伏精妙至此

叙致無忽用排調先提領一筆次分三段後摠結一筆尤妙在詳叙其言而畧叙其事既極鋪排又極簡括真妙文也凡以議論代叙事者其法盡出于此文要整散相配前路都用散叙致師忽用三排到後半分叙三軍于中軍先濟則曰舟中之指可掬于上軍不敗則曰吾不知大國之數奔也于下軍偏勝則曰吾不可以苟射也怡與前三段遙遙互映誠哉結構天成

皆行其所聞而復已結在上段此下趁勢從晉逐楚引到楚逐晉重走乘晉軍方住行文真有輕刀快馬之樂

文要變化錯綜如既免二字乃束上轉下法蓋此下本以逐魏錡逐趙旃相對而寫却嫌其板故從射麋獻麋生情布景上下牽搭寫去至正叙趙旃本當直接夜至楚軍却以論備有無一番往復間斷之遂令樂伯與魏錡宜斷而反聯魏錡與趙旃宜聯而反斷叙事之妙生龍活虎矣文自起至楚子求成已作

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軍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

正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云致其必戰之志蓋致已欲戰之意于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也挑彼晉師故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御靡旌摩壘而還

驅疾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左車左也鼓

戢則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節也掉正也示閒暇兩或

作偏力掌反或音亮掉徒弔乃較二反正義師馬者謂隨宜刷刮補正邵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總結入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

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肉不

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者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錡

公族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熒澤



數番轉換。然都兩邊各叙作者。忽思變化多端。何至一遞一層。作尋行數。盡生活。遂陡然駕出中間一大段。錯綜串互。文字來極飛針走線之奇也。  
名盟許之下。本當直接夜至楚軍。因要插入論條一段。文字遂著與魏錡皆命。而往句縮入晉一邊。來便赴勢將不敗。先濟伏得一筆。尋常講穿插者。對此不免袖手低回耳。凡抱點之筆。不于文前。即于文後。此皆命而往句。却安在中間。作東上起下之筆。既作間斷。又作聯絡妙甚。

趙勢。帶點一筆。令後文。極省。獨不點下。軍。于末段。另寫。皆錯綜法。此處不點。下軍。後則于中軍。上軍。兩番。捕點。顛倒。五行。手段。  
對晉。弗備。故捕叙在此。然于後事。則是例。註法。蓋得此。預先註明。便知王乘左。廣乃乙卯日中。王見右廣。乃是日入。結處。晉字。宵字。乃知。戰了。大半。日。厥。線。辨。此。在。細。心。看。耳。

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趙旃求六得一。言其不如楚。  
鄉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又。回。顧。盟。有。日。矣。一。筆。  
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前。不。可。猶。是。倖。勝。此。也。魏錡不可。不肯。設。備。士季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補正。日。傳。因。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遂。而。退。  
士季語。潘黨既逐魏錡。復一筆。以。通。接。為。另。提。既。清。晰。又。緊。湊。趙旃夜至於楚軍。竟言之。  
二人雖俱受命而行。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坐示無所畏也。正義曰。使已從入入壘。以取俘馘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補正。傅氏曰。兵法車十五。右廣雞鳴而駕。乘為偏。今用舊法。而易其名。  
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即詩名伯所說之說。或讀脫者非。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為右楚王更迭載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日俞云接上荷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命而往輓車兵車名輓徒温反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

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

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薄迫也

正義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

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軍行皆前有此車鄭釋

其義曰鉤車備誤鉤擊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

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奪敵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

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

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

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正義晉三軍上

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今中軍下軍在上軍之

右者皆移唯王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大夫右拒

上軍在也帶筆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大夫唐

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日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昌縣東南有上唐鄉

文要提清線索首段自晉師殺鄭至必  
長晉國詳于叙晉而楚師次鄭次管夫  
寫于中段從少宰如師至王乘左廣  
詳于叙楚而晉人請使各盟夾寫于中  
一路都恭差錯五而末中段後數行尤  
使人眼花撩亂得此兩路相對頭緒了  
然提束之妙此為第一矣  
一段寫得如火如銀覺紙上亦業業在

風馳雨驟中却閒以引詩引軍志寫孫  
叔綽有儒將風流不作儉父面見

前次多少起倒多少離合幾于急不得  
就此處忽然無端而來千載下猶為之  
色然而駭何怪當局之手惟脚亂乎  
須知此段直從盟有日矣一氣趕出真

神來之筆  
文要部署安詳倉卒合戰固非一筆兩  
筆所得寫盡也看其將中軍先濟作一  
安頓然後另提筆補寫上軍再換筆補  
寫下軍而以餘師不能軍云云結之極  
惟亂事寫得極清楚全在段落煞筆提  
筆見界畫手法

宣公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藉猶假。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

借也。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曰：克。隨季曰：楚

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

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弁為分謗。斃其卒而退，不敗。以

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

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補正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

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闕，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

前皆此。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

左，謂以左為尚。此云先左，乃先駕左耳。觀上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偶以乘左

得勝，因是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正義曰：常先左也。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軍行則旆在軍前

不是車皆有旆，此蓋楚人基之脫局。基，教也。局，車上兵闕。基其器

反。正義曰：局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覆，故脫之而後進。補正曰：定

四年，管蔡啓商，基間王室，解基毒也。傅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局，拔旆投衡而出耳。未詳

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

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劍反，本作吧音，怕差於賣反。正義：帆是扇風之名，不帆風則車輕，故得出坑也。

宣公

戶諸本作尸注同

此段乃叙上軍事，又插敘楚不惟暗點日入，令前文不滯，亦為若不夾入此段，則不進少進一段文字，便接殿卒不敗一逆寫去，不見斷續之妙也。

文意從車馳卒奔而來，故處處就車上點綴，亦片段之法。

礙



晉人作吳語。然是借此。觀出。殿卒不敗。為上軍。略見生色。與下不可苟射。為下軍。略見生色。同皆是暗暗。為士會。案書荀首出。脫。趙。前。半。篇。議。論。以。反。射。林。父。不。知。所。為。為。編。束。針。筆。法。也。妙。極。矣。

此段接叙下軍事。趙旃事頗可不叙而特詳之者。蓋以逢大夫尸子為知莊子求于作引。又表兩邊各有死字。為二國暴骨作伏。而趙旃魏錡前既皆命。而往此處又須與廚武子再見一番。不令偏枯也。行文配搭要勻。其法如此。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補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

奔北不如爾大國

補為前尾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

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

子乘

逢氏。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趙旃。

顧曰趙使在後

使老稱也

○ 便音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

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

兄弟累尸而死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

之子族家

廚武子御

武子。魏錡

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子下軍大

夫每射抽矢鼓納諸廚子之房

抽握也鼓好箭易。厨箭舍。握直角反。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蒲楊柳可。董澤之蒲可。以為箭。

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

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正義曰重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不可

盡者亦言不勝可勝既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

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

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

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不能成

宵濟亦終夜有聲

兵眾將不能用。補正

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言其軍無復部伍。

三句收束全篇。楚軍于邲。結次。邲次管。晉餘師。結中軍。上軍。下軍。宵濟。結中軍。佐濟師。遂濟。一一結過。下段單收楚鄭。作意前後論之詳矣。



俞寧世曰三提河字五點齊字是大關目處

三提曰說文輜一名軒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義十年傳行乘輦又輦重如後挽此重也

文要收局嚴重如此大篇輕雋之筆須彈壓不住看此節鋪排七德味厚而色濃又與起士會乘畫兩節妙文相應處處經營匠心

文要立言有體如此篇晉敗楚勝幾于子楚奪晉今只叙楚不為京觀並不少分誇耀而無七德直句句自納敗缺于扶晉抑楚之旨不啻如自口出也又

林父師無成命罪無可追若與剛愎不仁者同類並觀則意其惜之故失屬亡帥未能行令都寄在別人口中而不知所為只作敘事帶過末後詳寫楚告成功便筭反刺林父而今罪無所依舊於他出脫至歸于怙亂亦借斷石制者斷先穀不露出此人彼痕迹其于是非又毫無替武也傳世之文故與漫然涉筆者相去霄壤哉

咀華載其師陳君梅麓評起訖分作九幅每一幅各有兩扇緊相對照其小註以晉師救鄭與楚子北師至次管以待相對為一幅寫兩邊開緊晉在救鄭與楚少師如晉至盟有日矣相對為一幅寫漸漸放開楚許伯致師與晉魏筍求

意所以甚晉之失也

直用二反輜側其反。正義曰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君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郟也司馬法曰夏日余車殷曰胡輦周曰輜輦又曰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夏出師不踰時殷逾時周歷時故前世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輦少後世輦多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

戈為武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戢藏

也囊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九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

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

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

定鋪普吳反一音敷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敷也言武

王既安天下敷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夫武禁暴戢

今詩頌篇次不同蓋筵樂歌之次第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



公族至皆命而往相對。一是楚來生事。一是晉往生事。為一幅二憾往矣。與乘。唐三十至得其甲裳。謂對。一是晉無倫。一是楚有倫。都為對。楚為楚。楚為一。幅晉人。楚與楚。入懼。至乘晉軍。相對為一幅。是為兩家。然交鋒。桓子不知所。為與王尹。齊下軍。至大國。故齊相對。為一幅。寫兩邊各自忙亂。趙長馬與。楚囚知帶。至不可苟射。相對為一幅。寫兩邊各有虧損。及昏楚軍于邲。與晉餘師。四句相對。為一幅。寫兩邊各自收軍。楚重章。鄭與秋。晉師歸。至使復其。相。對為一幅。寫兩軍各自返國。慮意九幅。唯第一幅第五幅第八幅。對天。成餘。則于本文未免割裂。然工緻無以復過。似此細心點勘。真應所且尊遇之者。故。

將載其段落與當世共欣賞焉。愚好以整齊論古。常恐于古無當。今陳君實獲我心。亦竊喜出門合轍矣。

諫殺林父。只以殺子玉相形。不過舊話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暴骨蒲。而安人之亂。卜反強其丈反。潘黨原以武軍京觀。

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雙提示子孫。摠項。因重著一武。功字故重。講武軍。祀先君。武非吾。

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告戰勝。武非吾。輕帶京觀。而示子孫。安於中間。變化人妙。

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其京反。

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亦對。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成君命。又何。所以。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

魚巨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比楚師于鄭國。服虔云。使楚師來入鄭是也。君子分鄭國以半與楚。以半立魚臣。而已擅其寵也。

日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歿。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

諫殺林父。只以殺子玉相形。不過舊話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困獸猶聞三圍語。便自新警非常。標此以為用舊文法。

以子玉為比。却嫌礙非其倫。故又另提。林父作重賚之筆。立言有法。先將若之何殺之說。煞戰敗。只作輕描。妙甚。若將不當殺。移在何損于明下。便是俗筆。此用筆生死之別也。

滅蕭傳。傳楚莊之霸。非傳蕭無守心也。後牛文許是。實筆前牛文略。是主筆後。

半正所以反映前牛拊而勉之。皆如挾。續然明托王之字。下者正不。然麥麴。鞠。窮自無。河魚腹疾也。而蕭之見滅宜矣。望之能滅蕭審矣。

兩遂字相映。一人之怒。又不如三軍之感也。明日蕭潰之遠。正應此。乃兩截一。串處。後牛謬語。雞肋之濫觴也。寫來一何風致。孫執月曰。叔展不忘舊識。隱語致意。代其國而矜其人。猶是伯主之師。非以友誼。遂忘君事也。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

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

蕭潰。補正曰。二字衍。按下文。乃補叙前事。非衍文。申公巫臣曰。師人多

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說以忘寒。纊音曠。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邪言號申

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邪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邪呼之。叔展曰。有

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

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麴去。六反。鞠起弓反。麥麴。作酒之物。芻蕘。藥艸之名。

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于簪井而拯之。無社意解。



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求拯已出溺為拯。晉烏九反。  
 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  
 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原穀先穀正

義曰先軫或稱原軫穀蓋軫之後原亦其上世也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

不救不恤病也朱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

背盟救陳而以灰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約于妙反又如字

經乙丑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君子曰清丘之

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

蕞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也狄戰不得志故名

狄欲為變清一名

不實其言上承解經下起敘事筆作  
 兩頭關鍵左氏慣用之法恤病討貳是  
 言先君約言是不實前伏後應無一牽  
 筆

救蕭下宜補入伐陳事下文乃明只用  
 斷叙互見法揔要簡耳意者宋自以  
 踐盟伐陳楚自以救蕭伐宋君子觀之  
 則以為楚雖以救蕭遷怒宋自以踐盟  
 免訊也亦錯經合異之旨歟唯字乃  
 責晉衛之意居多



取之正對名之說。本欲名以敗國。不知適取以自殺。此案與斷繫相呼應處。

四字提得簡而脫。將他處為某盟故也。對看便見其起法之變矣。

通寫四我字。所謂非有所歸也。凡作四轉讀一虛一實一反一正。罪字只于中間一點。前云利社稷後云將誰任。占却地步多少。

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盡滅其族為誅已。其故曰惡之來也。○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後四我字各開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按我則為明年殺。

為明年殺。孔達傳。○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林文公卒。子宣公廬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庶。○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林文公卒。子宣公廬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免子。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做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使復其位。曩父。祿位。

此節合上傳傳。首讀蓋句句相應也。讀此。凡禍福相告。辭令可以推推矣。

庶以我說。○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林文公卒。子宣公廬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庶以我說。○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林文公卒。子宣公廬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庶以我說。○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林文公卒。子宣公廬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此寫林父復位後一番振作精神上二句是謀之事下二句是謀之意却將中行桓子之謀插在中間以貫兩頭最是固緊之筆此法蓋屢用而屢妙者也

未句帶敘然以自薦故各還則非為必故亦非其謀言外見鄭來肯來之意作者于林父益不甚滿之矣

此為第一首寫生文字寫得怒容可掬又不實寫他如何怒法只就破上屨上劍上車上逐一添毫便令怒氣拂拂從十指中出苛絕不惟楚子而兼說語益帶怒色并申舟及華元亦語語尤厲都為末路蓄勢此為法一綫處益筆墨真有與味也

松子馮後無照應蓋此于申舟口中解極去矣妙筆前提句即作敘事帶過亡一也乃殺之亦帶議帶敘筆法非此簡捷那能將全力歸併未段去耶

凡開手點題而妙者如鄭穆公卒是也至末點題而妙者如此處楚子圍宋是也起手之妙妙于後之照應有情結尾之妙妙于前之跌落有勢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告於諸侯蒐焉邲遂屬楚

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

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只輕楚無畏亦使公

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不若可以不也

年楚子田孟諸曰鄭昭宋韓昭明也韓闇也正義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韓白耳目各舉一事而對

以相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反言

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

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劔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正邵氏曰寢門之外遠于

室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于

室皇前此未及屨也劔人進劔追而及于寢門之外

前此未及劔也車人駕車追而及于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猶勝于此間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婁桓子與之言魯樂



逐層推出。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也。樂不可極。曠實殿名。最是曲折明快之文。

典則之文。出以庸峭風度轉佳。

聘朝對說嘉淑加貨。毀承創應歸重。若賄也。謀其不免言謀尚恐不免實議後須得此鬆宕之筆。

春和子傳

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

云乎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字懷思也。

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

獻物

物玉帛皮幣也。

于是有庭實旅百

主人亦設蓬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朝

而獻功

錄其治國若征伐之功于後也。

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加貨

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據劉炫庭實加貨等皆就賓而言。按照薦薦從劉說為長。

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

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

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林吾大夫始特會楚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林凡平不書必關

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倍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

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得也。林父稱師從告。林林父稱師滅國之大夫

猶貶也是故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

秦人伐晉

無王札子







王以信責揚。揚即以信自予。以信責揚。全在既許不殺。以信自予。却在正在臣之。許君妙將命。字伴說。又將死字串說。尤妙于中間將賂字。逆折層層解字。字駁遂覺舌轉如環。筆鉅于錫。

下筆筆筆暗跟上。截來關鍵極緊。是合傳法之正宗。

秦穆楚莊。都有幾分理學。如此處王不能答。更全是為解揚所動。不能作高下在心。而口乃其本。真未盡滿也。

一信自予。不若進退兩難。蕭然一僕者。從而前之。此等布置。特與登牀告病者。點染生動。莫作閒文讀。

宋及楚平。是平之權。操自宋也。登牀告病。語語真實。宋以信感楚。亦以信字矣。退三十里。便是楚不詐。宋華元為質。便是宋不虞。楚寫平字。十分精彩。便是寫信字。十分飽滿也。左氏于桓文都寫信字。却不料此處又有出色文字。

蘇之盟。而告王。楚筆叙去。單留盟詞。重寫作逆。篇結局。筆力千鈞。盟詞簡質。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

冥主對起

便側重信上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

信無二命。法圖勢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歟無實。賈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

也。成其歟。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

獲考。無幾何等問密歟。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子將

去宋。在宋積九月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

然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

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

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

以自通。補正邵氏曰。華元登牀。乘其不備。劫之與

盟。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骸戶皆反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



三  
以信為主。抽出與解揚語相配。成童法。若于上文。隨手寫却。更何處另覓妙結耶。借盟詞作斷。又一妙法。正義註。夫不可從。

此篇傳晉滅狄事。而溢于無罪。罪在鄆舒女中。狄有五罪。盡在狄矣。不曰舒而曰狄。以重為政。舒罪即狄罪。代狄而所以伐舒也。至叙滅潞。又不詳嬰兒之歸。而獨詳鄆舒之殺。蓋於事則滅狄為主。於文則鄆舒為重。其法並行而不背也。

有三雋才待後之人。兩意雙提。文作兩層。披駁前一層。從雋才說到待後。後一層。從待後說到雋才。恰將五罪四反分對兩頭。而以後無罪。後有辭安在中。問作接連詰難也。警拔其意。痛快其辭。而揭局又極整極變。可謂出奇無窮。

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書不告。正義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任制。臂盟公之比。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鄆舒。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正義辨名。記云。倍人口戎。百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漢人曰。樂倍。樂曰聖。是雋絕异之極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國上黨壺關。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史記。殷本紀云。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賢以為皆出。天又時為災。已之下。武王伐滅之。是恃才雋。故滅也。天又時為災。寒暑。地反物為妖。羣物。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易節。失性。

三  
家火三傳  
卷二 宣公  
三



○文反正為乏又添此筆反字意方足正義服虔云人反正者皆乏絕

為乏字說文乏篆作五乃反正字徐鉉曰尚書惟正

之供反正不供故曰乏又周禮大射共三乏反為之

以避矢通志曰正乃射侯正以受矢盡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

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公邪從也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

於稷以畧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

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

之及維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還及維也維晉地顆若果反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

曰必嫁是武子魏嬖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補正曰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

皆曰治列子鄒新謂子產曰子及輔氏之役顆見老

人結草以充杜回充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一卒字寫出王孫蘇究竟寡不敵眾為下出奔伏筆

杜計傳舉此以示教非教人役志於鬼神乃教人無違于治命也看兩必字都

是極其可嗚呼人子何從割斷提出治亂二字一經權衡重輕立決解得直截

又委婉會此旨也天亦無難處之事亦無難構之文字

秦之力人也特著此筆開出下文一段

甘釋來以頓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句註解者筆意迥別

秦之力人也特著此筆開出下文一段

甘釋來以頓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句註解者筆意迥別

甘釋來以頓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句註解者筆意迥別

甘釋來以頓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句註解者筆意迥別

甘釋來以頓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句註解者筆意迥別



前牛鼎一命字又點一治字至末以二  
筆結之曰用先人之治命結構極精

先案後斷案伏應乃一定之法此文  
忽將案與斷兩兩對寫賞亦賞庸亦庸  
寫得與天宮寶樹相似而又各各生動  
不同刻楮三寸鐵管吾不知其變化乃  
至子此  
羊舌職悅是賞也叙事為議論又引  
經之變調從賞字推出庸字恰好中間  
轉換用筆最靈活可喜也  
前述晉侯亦賞士伯句向將賞字歸  
併賞士伯後晉侯能庸士伯亦便將  
士伯庸中行伯繫緊歸併庸士伯注制  
得庸用兩字字意妙如晉侯後進與

○西戎同為詠嘆淫佚之作而風調  
迴別盡態極妍

歲富意說來至蘭字精左傳同是正  
也

兩事併釋亦變例却政得兩事連書之  
旨稅而仍不免于飢與其以冬蠲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躡陟。爾用先人  
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士伯士連點兩字字已伏下兩庸字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

子字鄭之改晉侯將接得緊轉海別又斷得活殺林父士伯諫而止職叔向父。向香文反羊舌職說是賞也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

物事也言文王能用也祗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

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

道福流又推廣之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

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說得由人。心之也原叔趙同也精爽天奪之魄矣

是謂魂魄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

稅不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

○冬蠲生饑幸之也蠲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



為幸何如豐什之財乎

經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正義服虔云宣宣

揚威武之意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歇前者無室也如今之殿補正爾雅

云宜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宜榭春秋以宗廟之重而書之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秋邾

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

畱吁之屬極寫善人在上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

服大傅孤卿正義曰天子大傅三公之官諸侯大傅孤卿之官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

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之於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矣

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極寫不善人遠羊舌肸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澗

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善人在上則則無不戒懼

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

羊舌極贊士會以禹稱善人二句為主下又引詩引諺以証之一正一反相承說下中以善人在上國無幸民為轉換平淡文字必以變為工也



一行中凡六寫火字如披雲漢圖

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名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名難在前年王孫蘇犇晉

人復之毛名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

公周大夫穀烝烝升也升殺于烝。正義鄭詩箋云相佐也。凡非穀而食之曰穀則穀是可食之

名切肉為穀乃升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穀烝

于俎故謂之穀烝亦謂心待容王聞之名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其字享則半解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薦之所以示其儉公謂諸侯○林言士會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

盟昭公卒○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文

公卒子景○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

共一作其

數語條理分明極簡極整此等皆所謂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者也。註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意在言表正以不說破為佳。



癸卯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

伯邾子同盟於斷道

斷道晉地○斷直管友一音短林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

之後不日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

公弟叔肸卒

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

徵召也欲為斷道會

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笑之○頃音

傾跋波可反林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報無能涉河

不復渡河而東

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

此篇作兩截讀凡文有叙有議大抵一申此獨叙議各自成文然其意未始不相發也蓋以會徵齊而獨辭之辭之不已而又執焉雖齊實侮客而郤之忿不已甚乎前半極寫郤之盛怒便為貴皇語伏案而後半過而不改以懼諸侯雖指執三子言實併辭齊請伐一總誦切在裡許也融會得之

上半以會辭齊為起訖下半以兩晉人一執一緩為起訖此又分之各成片段之說也

日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樂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

郤子至

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私屬家眾也為成二年戰

于鞮傳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晏弱及

斂孟高固逃歸

間郤克怒故

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

楚

卷楚即斷道卷音權又音捲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

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

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

苗賁皇使

見晏桓子

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異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齊也

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也沮止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

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

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補

正傳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有承信沮收左右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

謂得不當承成悔收三子推情恰應起處應執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

來之辭

逸字對逃字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

為范武子文子士會之子名武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亂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弗已者必益之詩三句為首尾中權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

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以止亂○豸直是反解音聲

先從諸侯一反一正泛說起以下前三層極言來者之可矜後四轉極言執之之無謂又痛快又婉轉字字圓緊前用兩故字一為是後用四以字相配為章法然後雖四轉原只三層都說自已不是應轉變子何異而信沮成悔懼諸侯意則一層緊一層吾過何利焉用之詞則一層寬一層所以不十分激怒郤子也妙極矣

士會致事戒子全為郤克用事起見故篇中詳于論克而略于訓子起從晉師還叙入緊承上文一怒而來為一篇文字之根結處直點出郤子為政一篇主腦而將老乃請老首尾呼應大旨了然矣  
寫出喜怒作用來不同頭中語此與子文靖國一樣見識一樣論頭而理解各別精意層出不窮



公弟解得鄭重。固當記日以卒之耳。一行中凡六寫弟字。此等皆有隱以疊筆見致者。

秋例曰弟之罷異於眾。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在豈但竹公子其兄為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隆。友于之固。亦以擬為人弟之教。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為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仲尼因母弟之例。以擬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辱手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頭稱二兄。以首惡。使夫行弟不聞及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諱首也。然則凡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鱗。皆奔。皆是兄害弟也。至於陳柏殺兄之子。宋辰奔。居厚以背室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各流而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不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例存弟則不書殺。故

特云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睦。非義例之所與。故仍舊史之策。或稱或稱公子。或土之盟。或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若如非御。則不心書。今嘉獲故待書。猶不書弟。明諸書弟者皆細也。

此行聊以平卻克之怒耳。故盟賈即還。要為卻克所不樂聞也。晉侯既會。宜以禮遣。而朝復遽逃。與高晏一樣。倉皇知其信。晉侯不若其畏卻克之甚也。而鞏戰來矣。

諸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

例論之備矣。○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於郕。不書公。林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

○經庚午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

○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壬戌。公薨於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曾竟外。故不言出。○笙音生。徐又勅。真反。一本又作權。亦作杓。按徐後音。是依三傳文。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宣公。三。主。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

書微者行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鞏是楚于

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故魯魯樂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張一音陟亮反與公謀

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

立宜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林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

為之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

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

已欲去者許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子家歸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壇音善

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袒音但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

次雖之用其仇未報今復為微者所戕甚矣鄆之世為邾弱也

五義自弑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戕賊殺害也

此係本連上如楚乞師為一節編書者以經在戕節下故割之耳

後文自有詳叙此只作一渾記之筆乃紀事之提頭也

此事便為昭哀二公作備矣子家獨非三桓耶其意不過假公濟私藉寵而息季氏耳彼季氏邊以報之乃晏桓子所謂謀人人亦謀者也文中一謀字三

欲去三桓之正相懸

既善其意而又許欲去三桓之失文似前後不貫不知果去三桓而強公室雖復侍能謀人與且有璧馬之寶何異書以善之固不獨善其得復立出奔之禮也

文子一我字說得三桓與公室是二是一正使歸父不得藉口妙舌宜叔怒文子便已出脫歸父又妙筆也



卷之五

春秋左傳

卷之五

三

哭位公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懷簡之訊吾知免矣

薨故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懷簡之訊吾知免矣



